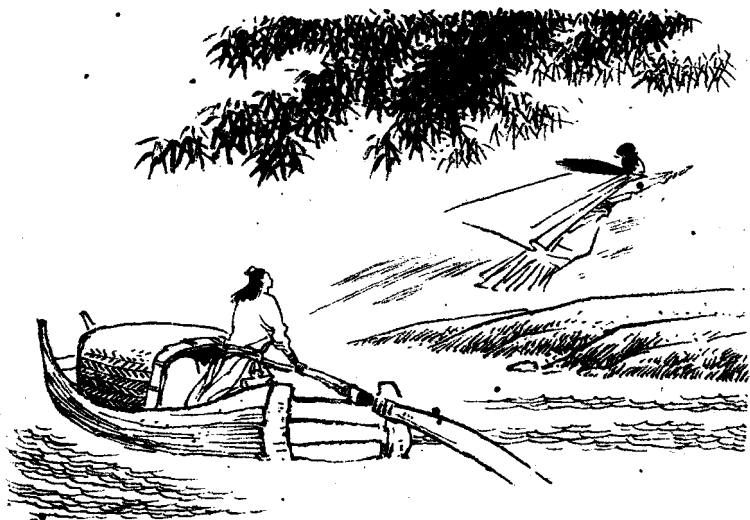




肖逸 美国

天龍地虎



第十章 冷剑娇娥

说话时，但是水烟迷离的湖面上，现出了一座宝塔形的山影，铁娥顿了顿，手指那座山影道：“龟山到了，我要在此下船，请把船靠近过去如何？”

柳英奇忽然垂首道：“姑娘，莫非我的真诚，对你永远是不值？”

铁娥闻言目注湖面，甚久不言，柳英奇冷冷一笑道：“我对姑娘的真心，天地可表。”

才说到此，铁娥忽然嫣然一笑，有如春花吐蕊，柳英奇心神一荡，顿时停住了话，这还是他会晤铁娥以来，首次看见她的笑容。在铁娥美丽的笑靥里，柳英奇几乎呆住了，他呐呐道：“姑娘你……”

铁娥微抬玉手，指着湖面上的山影道：“你看，那样子真像是

个赖蛤蟆，偏偏人家都叫它是龟山了，真是怪！”

柳英奇只觉得一瓮冷水，由头浇到了脚，这一刹间他真凉透了。铁娥再次的笑了，回头瞅着他道：“你说是不是？”

柳英奇喟然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送姑娘过去吧！”

这时，小船距离龟山已只有六七丈远，此刻日出不久，水天一色的红，红红的旭日，把铁娥那张略嫌苍白的脸，映成苹果般颜色。

柳英奇重重的在水面上击了一下橹，他忽然觉得，自己得不到这姑娘的心，是生平一大憾。

铁娥望着他点头道：“我走了！”

说罢，玉手轻提长裙，身似抄水的燕子，已纵身而起，她的身法美极了，娇躯微微向下一沉，看似落水，其实却又翩然腾起，交睫间，已置身岸上。

柳英奇高声道：“我何时再来接你？”

铁娥头也不回的摆了摆手，道：“不必了！”

话落，身形一个纵腾，已隐于树丛小道之间。

弧形剑柳英奇感慨的叹息了一声，那支粗如儿臂的长橹，在他魔力之下，弯成了一张弓也似的。

忽然他狂笑了一声，却悲凄的道：“我柳英奇天大的英雄——铁娥你这冷酷的娇娃——”

起落纵跃的铁娥，身法之快，有如星丸跳掷一般，她在一阵疾驰之后，已可看见山巅上那闪闪放射着银光的“云海山房”了，多少年以来，这个神秘的地方，不知吸引了多少武林豪客，奇人异士，只是人们对于这个地方，依然是扑朔迷离，知道得那么少。

尽管如此，那些有胆力，有超人奇技的侠士们，却仍不厌其烦的，每三年来此一试身手，而且……

铁娥虽是闻说已久，可是今日却是第一次来，她内心是怀着无比的好奇与信心，她要把这个前人未曾解开的迷结解开来。

当她兴冲冲的来到了山顶，才看见那银色的光，乃是镶在一座石室四周壁上的白铜镜片所反映出来的。

在一片松柏长青树的中央，有一座几乎都要朽坍下来的木架门，

其上悬有一块写着“云海山房”四个古篆的匾额。

冷剑铁娥伫立门前，端详甚久，却看不出丝毫开房的彩气来，因为据她所知，三月八日，是这“云海山房”开房的盛会之期，尽管江湖上极少有人知道此事，但这里都应该有人接引结纳才对。

铁娥看了甚久，就走进了木架门，在一条碎石的山道上，集满了枯叶，足踏上去发出一片吱吱察察声。

她一直来到了山房前面，才发现这名为“云海山房”的地方，其实和一座古刹也相差不多。

在敞开着的两扇黑漆大门前，立有一方长有三尺左右的红漆木牌，其上漆着“开房”两个大字。

铁娥点了点头，心说这就不错了。

进门后，右面有一个鼓架，架上有一面皮鼓，鼓锤就悬在鼓下；铁娥拿起了鼓锤，在鼓上轻轻击了一下，那皮鼓发出了“咚！”一声。

铁娥还要再击第二下，就见右面一道白木小门“吱！”一声打开了，由其内步出了一个年在五旬以上的老和尚来。

这和尚瘦高的身材，一身灰色肥大僧衣，颈悬念珠，足踏芒鞋，清癯的面容，很像是个苦行持节的高僧。

他乍然看见了铁娥，似乎呆了一呆，双手合十，微微欠身道：“女施主因何击鼓？须知山房封关谢客，已有数十春秋，女施主莫非不知道么？”

铁娥冷冷一笑道：“我并非是朝山进香来的，是因为你们三年一参的时日到了，故此……”

老和尚面色立时带出些惊愕之色来，上下看了她一眼，口宣一声佛号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女施主莫要误听传言，敝山房那有什么三年一参的规矩，这都是一般人无中生有的谣传！”

铁娥呆了一呆，忽然冷笑道：“老和尚，莫非你以为我是个女流，不便接纳么？”

老和尚呵呵一笑，双手合十，又念了一声佛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女施主你说笑了！”

铁娥怒声道：“那么门前那‘开房’二字又是何意？”

老和尚略一沉吟，道：“那是敝山房自行参拜，开坛诵经之日的标示，女施主，你请回去吧！”

铁娥冷笑道：“云海老人三年一晤有缘，难道也是谣传不成？”

老和尚又是一惊，徐徐的道：“老祖宗坐化多年，肉身成佛，点化有缘，更是无稽！”

说话时，和尚那双深邃的眸子里，泛出了一层愤怒凶焰，偏偏铁娥生就倔强个性，她认定这和和尚是有意搪塞，不禁更是有气，当时冷然道：“云海老人，立铜表公告天下，凡过得悬钟廊者，皆可参见，老和尚我又为何如此刁难，实在令人不解了！”

和尚那两团白雪也似的眉毛，霍地一扬，拂袖道：“女施主你也太啰嗦了！”

说罢上前一步，双手合十，双目微合道：“海一送客，女施主请自去吧！”

铁娥想不到这和和尚，竟然说出如此逐客话来，她生性孤傲，如何忍受得住，不由冷冷的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只观赏一下贵山房室内宝相就走好了！”

随即，轻移莲步，直向堂内行去。

海一和尚见状又上前一步，断然道：“站住！”

铁娥冷冷一笑，慢慢转过身来，只见她那双剪水双瞳里，射出了凌人的精芒。

海一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女施主，实在对你说吧，你所说，并非皆是谣传，只是老祖宗早在月前曾经显兆，今日之会，只候一个有缘的善士；任何人不得参见，是以山房没有张灯结彩，女施主，请你走吧！”

冷剑铁娥蛾眉一挑，冷然道：“出家人不打诳语，你这和尚却信口胡说，我怎能信得过你？”

和尚愤然道：“老衲是据实相告，信不信由你！”

铁娥微微一笑道：“如果我不信呢？”

海一和尚心中念了一声佛，他生平未曾见过如此动人的女人，也从未见过如此刁顽的女人，可是职责所在，却又不能马虎其事，当时好不为难。

铁娥之言，分明已有意为敌，海一岂能不知？他顿了顿，忍气吞声说道：“姑娘你小小年纪，怎知道冒犯了山房祖师爷的罪过，老衲好言相劝，速速去吧！”

铁娥徐徐前行了几步，道：“大和尚，我是践约而来，贵山房既立铜表在先，怎能出尔反尔！”

海一嘿嘿一笑道：“姑娘如果一定任性行事，老衲说不得也只有强行逐客了！”

冷剑铁娥微笑道：“我早知道有这么一手——”

说到此，面色一寒，道：“大和尚，老实说，姑娘我如没有制胜的把握，也就不会来龟山现丑了。”

海一后退了一步，面色赤红道：“阿弥陀佛——善哉！善哉，女施主，你通上名来。”

铁娥冷冷的道：“冷剑铁娥！”

和尚吃了一惊，口中又宣了一声佛号，双手合十道：“原来是铁女侠，老衲久仰大名了，令尊铁云，四十年前，曾与祖师爷有过一面之缘，据说令尊铁先生，对祖师爷犹执弟子之礼，怎地姑娘你却如此放肆？”

说时，这位海一大师面上带出了一种凛然怒色，铁娥却冷哼了一声，冰冷的道：“和尚你又错了，铁先生是铁先生，铁娥是铁娥，不可混为一谈。”

海一茫然道：“莫非铁大侠不是姑娘你的……”

铁娥双眉一挑道：“完全无关！”

这四个字说得斩钉截铁，海一大师不禁为之一愕，嘿嘿笑道：“老衲不明白姑娘言中之意，不过无论如何，这山房规矩是坏不得的！”

说着横移几步，正正的挡在了铁娥前路，双手合十，身形岸然不动。

冷剑铁娥右手向下微微一沉，道：“大和尚，你还是闪开的好！”

海一面如铁石，毫不动容。

铁娥冷冷一笑，移步而前，海一终又哈哈一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，

铁姑娘你也欺人太甚了！”

话落，右手肥大的袖沿，呼噜噜向着铁娥肩头上拂了过来。

铁娥玉手一抬，尖尖玉指，向前一挺，忽地一股冷风，直向着海一大师“曲尺穴”上射去。

海一面色一变，退后了一步，他已识出铁娥所发的指力，正是当年铁云震慑武林的“乾坤指”，如若为她点中，那还了得？

他身形一退，铁娥却翩然而进，她双手向外一推，凌劲的掌风，已把山房大厅内的两扇红门震得霍然而开，发出了“帮哟！”一声巨响。

铁娥莲足一点，飞身而入，海一断喝道：“好大胆的姑娘！”

身形疾射，自后猛扑了上来，一双大手同时一抖，使出禅门功夫“大手印”，照定铁娥肩头上拍抓了下来。

铁娥娇躯猛然一转，那冷艳的脸上，已现出无限杀机，海一方自心中一凛，她已玉腕一分，以掌缘向海一两脉上切去。

她认位极准，掌劲切处，竟是分毫不差，海一大师芒鞋一顿，身子拔起来，用云中现掌，一掌反向铁娥面门上劈来。

可是铁娥似乎早已防他有此一着，他身子刚起，忽然发现铁娥身子一缩，他就知道不妙了。

这刹时之间，铁娥就像是卷起的浪花一般，身子向外一弹，便到了海一背后。

海一大师再想转身，已嫌过晚不及，顿为铁娥十指尖尖的一双玉手，双双插中在两肋之上。

总算是铁娥手下留情，并没有使出内力，可是这种“分筋错骨手”，已使得海一大师承受不了，只见他在打了一个寒战之后，身子就像是具木头人也似的，一动也不再动了！

铁娥以分筋错骨手，制住了海一大师，娇躯向外一飘，猛抬头忽见迎面立着一个皓首赤眉的矮胖和尚。

这和尚一身白衣，双目如炬，一张朝天鼻下，是一张微微掀起的巨口，看起来有点怪相。

铁娥冷冷一笑道：“大师父，你也要拦阻我么？”

胖和尚冷冷的道：“铁氏不传之秘果然高人一等，看来敝山房

是无人阻姑娘得住了！”

铁娥面色微红道：“我不是来生事的！”

胖和尚点头苦笑道：“姑娘自然不是来生事的，不过……唉，老衲只有对姑娘微透一点禅机，云海老宗师今天所要会的，并非是一个女人，姑娘你又何必自讨无趣？”

铁娥冷笑道：“老宗师所要会的又是何人？”

胖和尚双手合十，喃喃道：“此人三木之根，两袖云从，富贵中来，天曲送去，一生高超，只打不开一个‘情’字！”

铁娥面色一沉道：“谁管他这些，这人武功如何？”

胖和尚双手合十，微笑道：“令尊昔年造访山房，老宗师破格接见，见其艺后，许了一个‘优’字！此人却当得一个‘超’字！”

铁娥冷冷道：“优和超又有什么区别？”

胖和尚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姑娘你这就知道了，天下武艺门类繁多，能人无数，而如此众多的能人之中，真正入流的却是少之又少，而入流者，能达到‘七字歌’品级的，更是罕若晨星了！”

铁娥秀眉微蹙，这倒是她以前未曾听说过的，不禁生出一些好奇之心，问道：“七字歌又是什么？”

胖和尚冷冷一笑道：“这七字歌是：圣，上，超，优，高，平，凡。”

铁娥不由面色一变，道：“这么说，今日来会之人，其武功竟较当年……铁先生尚要高么？”

胖和尚点头道：“略胜一筹！”

铁娥呆了一呆，遂凌厉问道：“我方才施展的武功，和尚你可曾看见了？”

胖和尚点头道：“看到了，的确高明！”

铁娥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和尚，你看我可以算得上七字歌中、那一等级了？”

胖和尚嘻嘻冷笑道：“入七字歌者，普天下，实在不多用，老衲虽不能明断，但就姑娘适才所展武功看来，勉强可以当得七一个‘平’字！”

铁娥大怒，蛾眉一竖道：“和尚你满口胡言，快快闪开路，我

要过‘悬镜廊’，你莫要阻挡，否则可就怪不得我掌下无情了！”

胖和尚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你一定要闯，老衲也不会阻你，只是这悬镜廊非比等闲，就连老衲居此数十春秋，却也未敢轻易尝试，是以至今犹未通过，虽然姑娘武功较老衲要高一筹，可是却也未必能成呢！”

铁娥冷冷笑道：“和尚你多虑了，我只是问你，如果我通过了悬镜廊，可容我参见云海老宗师？”

胖和尚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如通过，按理是可以叩见宗师老人的，不过——”

铁娥杏目一瞪道：“还有什么不过？！”

胖和尚嘻嘻一笑道：“也罢，姑娘如真通过了悬镜廊，老朽拼着降罪，也带领姑娘入见宗师就是。”

铁娥喜道：“一言为定？”

胖和尚不悦道：“出家人不打诳语，话说在前面，老宗师多半是不会赐见你的！”

铁娥哼道：“你只带我入见，至于他见我不见，是他的事情！”

胖和尚见她对于云海老人如此出言随便，着实吃了一惊，心想此女年纪轻轻，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，真怪事也。

想到此，这胖僧双手合十喃喃念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，善哉，姑娘请随我来！”

铁娥忽然笑问：“和尚，我还不知你法号怎么称呼，等一会我通过之后，可是要找你的呢！”

胖和尚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老朽乃此山房住持大师，法号‘海禅’，姑娘记住了！”

铁娥点头道：“忘不了！”

海禅大师忽然想起一事，驻足道：“海一师弟穴道受制过久，只怕有损，可否请姑娘为他解开？”

铁娥冷哼道：“大师父何不自己动手？”

海禅大师面色一红，喟然道：“不瞒姑娘说，贵门独特插穴手法，江湖鲜见，老衲自忖无此能力！”

铁娥轻赫了一声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

说罢娇躯微侧，旋风也似的掠到了海一大师身边，玉手向海一大师肩上一搭，清叱了一声：“去！”

双手一抖，把那海一像球也似的抛了出去，只见他瘦长的身子着地一滚，立起时，穴道竟已解开了。

海禅大师呆了一呆，叹息道：“名家手法，毕竟不凡，只是以此来对付出家人，却未免太辣手一点！”

铁娥秀眉微扬道：“大师父你少说废话，快快带我进去吧。”

海禅大师面色一沉，道：“好！”

随即身子一转，大步向院内行去，铁娥一声不响的紧随在后，后院里有许多参天的古树，地面上积满了落叶。

二人来至在一排梧桐树前，海禅大师犹自前行，铁娥忽然叱道：“且慢！”

海禅大师回头白眉一皱道：“姑娘何事？”

铁娥冷冷一笑，只见她双手一分，已把面前两棵梧桐树推得弯了下去，她身子却在这一霎时之间，猛地腾拔而起，飘出了五六丈以外。

她身子落地站定之后，冷叱道：“大师父这是何意？”

海禅大师嘻嘻一笑道：“姑娘既识破了‘双桐阵’，当可进入‘悬镜廊’了，恕老衲不送了！”

说罢面上带出一种戚戚之色，合十拜了一拜。

铁娥杏目圆睁，厉声道：“悬镜廊究竟又在那里呢？”

海禅大师赫赫一笑，道：“姑娘已来至廊前，尚问些什么？老衲最后再奉劝一句，姑娘入廊之前最好三思，万一被困其内，除非另有高人入内援救，否则姑娘终生沦陷，任何人无法可施！”

铁娥冷笑道：“你太多言了。”

语毕猛地转过身去，果见两列树间，搭有一个茅草小棚，走近一看，茅棚下，系有一方铜镜，镜上有两句禅语：

“青天明镜，
苦禅费思。”

铁娥端详甚久，也不大明白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，当即闪身而入，眼前是一道黑色石块砌成的廊洞，洞前这时立有一个俗家装束

的青年人。

这青年乍见铁娥怔了一下道：“姑娘你是过麻来的吗？”

铁娥停步颌首道：“正是。”

那俗家青年搔了一下首，道：“怪事，不该是你来的呀！”

铁娥实在是不耐这么许多人盘问啰嗦，不由蛾眉一竖道：“海禅大师和尚已准我进来，你又何必废话，快闪开！”

说罢足下一顿，已来到了洞口之前，双手一翻，直向那俗家青年身上击去，那青年吓得忙自闪开，一面大声道：“姑娘，你且慢入内，我有话要关照你！”

可是铁娥一心闯关，哪里有心情去听他说些什么，当时双手用力在洞门上一推，才发现两扇门竟是钢铁所铸，十分沉重。

尽管如此，在铁娥沉实的掌力之下，铁门毕竟是被震开了，铁门一开，立时就有一股阴森森的冷风涌出来，难怪，这古麻，已有多少年没有沾过人气了。

冷剑铁娥震开铁门，身形荡然而入，她技高胆大，自负极高，丝毫也未把这“悬镜麻”看在眼里，身方进入，只听得“帮当！”一声巨响，身后的铁门，竟然自行关上了。

铁娥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，竟然是伸手不辨五指，她自幼随父，在“夜视”方面，是下过相当工夫的，只是人从明处乍入黑暗，一时之间总不易辨物。

她背门而立，微微闭起了眸子，少停开目，果然情形有了改变。首先，她发现这道麻子内，立有无数人形皮偶。

这些皮人看起来，几乎是和真实的人没有什么两样的，只是姿态各异，有些却是一般人所不能模仿作出来的。

这些皮人，是被装置在各个不同的角度上，有立有坐，有卧有伏，甚至于悬在空中，龙伸虎踞，不一而足。

铁娥看了一会，心中有了个底子，她已猜出，这些皮偶必是当初云海老人亲手制作安置的，每一个人上必暗藏一手极厉害的奇招，是以这多年以来，未闻有人能通化此麻的，今天自己冒然走入，要是通它不过，传扬出去，可真是大大的丢人了。

铁娥如此一想，禁不住微微吃惊，同时也有了些后悔的感觉。

不过这种感觉，是极为短暂的，很快便消失了。

她一直不动，静静的观察着这些人偶，足足有半盏茶之久，才看出了皮人之数，统共是一百零八具。

一百零八个皮人，就有一百零八个不同的姿态！

又过了一会儿，她的目力已能完全适应，暗廊内也就越发的显得清朗，这时她更看出，在这曲折的长廊两边，竟然安有无数面小如贝壳似的镜面！

由于这些镜面相互映照出来的微光，才为这暗道内增添了一些光亮。

铁娥观察到此，心中充满了信心，她试着向前走了几步，忽然发现到，足下所踩踏之处，竟是又软又薄的地板。

非但如此，每当她抬足走动之时，整个的地面都似乎动摇了起来，前面的皮人也跟着前后左右摇晃不已。

铁娥自丹田提起一股真气，顿时身轻如燕，她足尖一点，已越出丈许以外，来到了第一具皮人身前，足方沾地，忽听“叭！”的一声响，不知何时，那皮人一只右手，竟然平胸而出，挡在了她身子正前方。

她暗自好笑，心忖这种招式，又能伤得了哪个，于是她身子向下一探，便想由皮人臂子下窜身而过。

可是身子方自一探，却又是“叭！”一声巨响，再看那皮人一只腿也抬了起来。

如此一来，铁娥要想通过，只有一个办法——挪开皮人的手脚。

她略一顾观，突出右掌按住了皮人右肩之上，同时，左掌向外一撑，拿住了皮人手腕，双手执定之后，用力向上一翻，那皮人发出一阵吱吱声，前后摇动了一下，那只伸出的右手，不过被抬起了寸许而已。

铁娥大吃了一惊，这才知对方虽是一具假人，可是由于设计的精巧，其蕴藏的力道却是惊人之极，看来自己如不施出全力，只怕这第一步就走不过去。

想到此，双手再次一紧，全力向上一举。

“轰隆”；整个的皮人为她推得倒了下去。

铁娥就在它倒下的霎息之间，掠身而过。

她身子方一掠过，又是“轰隆！”一声巨响，再看那皮人已恢复了原来样子。

铁娥侥幸通过了第一关，只觉两掌炙热，双臂发麻，这才知道这悬镜庵实在是不易通过。

这时整个的廊道，都因第一具皮人的牵动，激烈的晃动不已。

铁娥足方沾地，忽见面前黑影一闪，自壁角里猛可扑出了一具皮人，双手由上而下，使得是“双燕归巢”，直向铁娥两肩上疾打了下来，掌风疾劲，威势绝伦，铁娥忙身子向回一缩，横右臂，向上一架，这一架之力，虽是阻住了对方来势，可是却痛得她眼泪都流了出来。

冷剑铁娥不由得勃然大怒，娇叱了声：“去！”

左手向外一翻，“砰！”一声，正正击在了那皮人当胸口之上，那皮人立时像不倒翁也似的摇个不住，铁娥身子一偏，方要窜过去，猛可里又有一股劲风，向她双腿上扫来。

铁娥经过两次教训之后，已是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，这股劲风未到，她已腾身而起，可是那皮人，竟像是早已料到她有此一着，忽然背脊一拱，一双长臂由两侧直向空中抄出。

铁娥就空一滚，左手一按皮人头顶，身似落叶的又昇高了三尺，姿式之美，确是少见。

这位身负奇技，高风傲骨的佼佼女侠，今日在通过悬镜庵的过程中，已施展出了混身的解数，她那一身诡异的武功，也委实令人惊异佩服。

就在她全力对付廊内皮人的当儿，龟山道上，却飞驰而来了一双少年男女。

这男女二人，身法都可以称得上一个“快”字，他二人匆匆来到了“云海山房”前那木架门外，才站定了身子。

这时日高正天，阳光刺目难睁，二人站定后，容貌也就看得清楚了，男的是剑眉星目，猿臂蜂腰，一身雪白长衣，朗朗神采，盖世丰仪，真正是人中之龙，再看那少女，樱口瑶鼻，长身玉立，俏立那儿，有如玉树临风。

这少女上身是一件青绸紧身衫，下着同色弹墨八幅风裙，背插长剑，端的仪态万千。

她微微偏首，目视着少年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好了，地方到了，你找她去吧！”

少年皱了皱眉，道：“你……不进去？”

青衣少女忽然目眶一红，背过了身子，冷冷的道：“我还进去作什么，你难道想看我们打架不成么？”

少年微窘道：“青青，你错会了我的意思了，我是想为你二人化解一下，如果你能了解她的为人，也许你就不生气了！”

楚青青忽然转过身来，面色一冷，道：“大哥，这件事你不必再谈了，我与她的事自会化解，总之，我也不是怎么好欺侮的人就是了。”

白衣少年呆了一呆，一时也不知怎么说才好。

楚青青见状，忽然微微一笑道：“你又何必发愁，进去找那心上人去吧！”

说到此，语音一哑，面上现出一片伤感，忽地掉头如飞而去。

白衣少年唤道：“青妹——”

可是那姑娘却头也不回的一迳去了，少年只得长叹了一口气，转过身来，穿过木架门，向云海山房前行去。

他一直行到了山房正门前，见有一个矮胖的丑和尚，伫立门前便走上去，欠身施礼道：“借问大师，适才可有一个少年女子来过？”

那和尚打量了少年一阵，心中一动，道：“少施主大名是——？”

少年点了点头道：“后辈姓郭，名飞鸿！”

那丑和尚目光盯在郭飞鸿胸前那口银光短剑上，面上越发惊异，怔了一下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恕老衲多问一句，铁云铁大侠，是施主你什么人？”

郭飞鸿不由暗吃一惊，目注和尚点了点头道：“铁大侠乃是家师，大师你——”

丑和尚口中又念了声佛号，点头道：“老衲海禅，乃这山房的住持和尚，正奉命在此恭候一人——”

说着，又打量了郭飞鸿一阵，慨然道：“莫非那人竟是少侠你不成？”

郭飞鸿摇头苦笑道：“大师父，弟子来此乃是找寻前来的少女，并非是应贵山房之约来的！”

海禅大师冷冷一笑道：“今日之事，太也离奇，怎地都与铁老施主扯上了关系，少侠，你来此莫非是要寻找那冷剑铁娥姑娘不成？”

郭飞鸿面色微红，点头道：“正是！”

海禅大师冷森森一笑，道：“铁姑娘不听老衲苦口相劝，已然进入了悬镜廊内，此时未见出来，想必已被困在廊中，这都怪她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别人！”

郭飞鸿不由大惊道：“悬镜廊又是什么？在那里？大师父可能带弟子前去一观？”

海禅大师见这少年精华内敛，双目炯炯有神，心知是一位身怀绝学之人，偏偏对人如此彬彬有礼，比之先前那铁娥那种盛气凌人的气势，真是不可共语，心中已先存下好感，只是负责在此引度高人，却不敢轻离职守。

当时闻言之下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少侠有所不知，老衲奉命在此迎候一人，不便离开，铁姑娘如真被困廊内，最多不过一日夜，待云海大师兄转回，自会入内放她出来，少施主尽可放心离去！”

郭飞鸿听了这话，那双长眉由不住微微一皱，低头长叹了一口气，海禅大师，看在眼里，突然心中一动，轻轻“哦！”了一声。

郭飞鸿抬头惊奇的望着他道：“大师有何高见？”

海禅大师后退了一步，道：“少侠，请你报个生辰八字与老衲一听，如何？”

郭飞鸿一呆，奇道：“这又何故？”

海禅大师双手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——少侠客你莫非是丙子年四月十一日子时所生么？”

郭飞鸿面色一变，后退一步道：“咦！大师父怎会知道？弟子正是丙子年四月十一日子时所生……你！”

海禅大师又念了一声：“阿弥陀佛！”，向着郭飞鸿深深一拜

道：“想不到施主你就是老衲在此所候之人！”

郭飞鸿愈发的不明白了，他苦笑笑道：“大师父你这话弟子真正不解了，尚请明教，以开茅塞才好！”

海禅大师双手合十，又宣了声佛号，道：“郭施主你哪里知道，敝山房每三年三月六日，开房接纳有缘，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，老祖宗乃是佛慧智身，已能洞悉过去未来，每三年一现色身——”

摇了摇头，又继续道：“敝山房三年一开，接纳有缘的消息，本只有极少数武林高人知道，后来却不知怎地，知道的人愈来愈多，甚至一些江湖油混之流，竟然也来此胡闹，此辈人物，既无灵根佛慧，武功更是平平，而老祖宗所设的‘悬镜廊’，除非有极高深的武功造就，是不易通过的，这些人如何能过得去……”

他摇头频频叹息，面上现出一些愁苦之色，呐呐接道：“所以，这些年来敝山房所受的骚扰也就可以想知了！”

郭飞鸿兀自糊涂，正要发问，和尚又道：“自此以后，敝山房才不得已有违初衷，这开房盛会，也就有名无实了！”

郭飞鸿皱眉道：“大师所谓的老祖宗是什么人？此事又与弟子何干？”

海禅大师欠身合十道：“少侠可不要以弟子自居，老衲那里当受得起，听说施主你乃未来武林中承先启后不可一世的人物，否则老祖宗已这四年面壁，焉能为了施主又破格现身……”

郭飞鸿越发惊异道：“老祖宗是一位有道高僧了？！”

海禅大师神色一变，道：“啊唷唷……郭少侠这句话问得太浅见了！”

郭飞鸿不由面色一红，那海禅大师却正身接道：“老祖宗乃是当世仅存的佛门硕果，他何时从佛，何时圆寂，何时开始现身说法，就老衲这等年岁，也不甚了了，只知其佛法浩瀚，功力无边，该是神灵现世，这样说，老祖宗是无缘如何当之无愧的！”

大和尚说到此，连连合十打躬，可见其对那位祖师佛爷素日之敬仰了。

这番话听得郭飞鸿真是惊栗不止，最奇的是自己只是为找寻铁娥偶而来到此地，而这和尚却能知道自己生辰八字，且谓自己为

预定的有缘，实在令人难以理解！

当时，他面上现出一团惊疑，摇了摇头，冷然道：“这些话实在令人难以置信；大师父，请指出悬镜廊所在，弟子要去找寻那铁姑娘去了！”

海禅大师嘿嘿一笑道：“郭施主，你此刻不信，老衲自是无法，等一会，你见着了老祖宗也就会明白一切了！”

郭飞鸿呆了一呆，对于这些事，他仍然是没有多大兴趣，当时有些不耐烦道：“大师父可愿带我前去悬镜廊么？”

海禅大师点头道：“当然，当然，少施主你随我来——”

说罢转身，大步向前行去，郭飞鸿跟在他身后，二人方自跨出那个月亮洞门，就见一俗家少年气急败坏的迎面跑来。

海禅大师见状立时定足道：“灵哥儿，你这是怎么啦？”

那少年看了郭飞鸿一眼，怔道：“这人是谁？”

海禅大师含笑说道：“这位施主，正是你所要接引与云海大宗师的人！”

俗装少年目光在郭飞鸿面上一转，“哦！”了一声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这就是了——”

上前一把握住了郭飞鸿的袖子，接道：“郭相公，你快快来吧！”

郭飞鸿一惊，道：“不要拉，你是谁？怎知我姓郭呢？”

俗家少年只好驻足，一手搔着头皮，傻不龙登的道：“噢，老宗师交待要见你的，我怎不知你姓郭呢？”

飞鸿长眉微轩，这位老祖宗，可真是引起了他的兴趣，当时他暗自道了声稀奇，看来等一会，自己是真要见一见他了。

海禅大师手指那俗家少年道：“此乃老宗师跟前的香火童儿，名叫灵哥儿，等一会，他要带领施主去会见云海宗师！”

飞鸿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我就去拜见这位老祖宗就是，不过，眼前我却要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那灵哥儿忽然跺脚道：“大和尚，你到底是怎么搞的？我奉命接引的是这姓郭的，你怎么放进来一个大姑娘来，老祖宗要是怪罪下来，你担当还是我担当？”